21世纪中国文学大系

21shiji zhongguo wenxue daxi

专家视野 民间立场 权威选本 为世纪文学存档

主编/韩忠良 ■ 本卷主编/李敬泽

2003

2003年短篇小说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世纪
中国文学大系

21shiji zhongguo wenxue daxi

2003年

主编/韩忠良　本卷主编/李敬泽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©韩忠良 2004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2003年短篇小说/韩忠良主编.—沈阳:春风文艺出版社,2004.2
(21世纪中国文学大系)
ISBN 7-5313-2705-8

Ⅰ.2… Ⅱ.韩… Ⅲ.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Ⅳ.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3)第124990号

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地址: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5号 邮政编码 110003
联系电话:024—23284393 购书热线:024—23284402
春风文艺出版社 网址:www.chinachunfeng.net
选题策划部 主页:xuanti.chinachunfeng.net
大连天正华延彩色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幅面尺寸:148mm×210mm	印张:10.25 插页:2
字数:270千字	印数:1—8000册
2004年2月第1版	2004年2月第1次印刷

责任编辑:常 晶 张玉虹	责任校对:白 光
封面设计:耿志远	版式设计:马寄萍

定价:17.00元

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法律顾问:陈光
如有质量问题,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

21世纪中国文学大系编委会

丛 书 主 编　韩忠良

丛书编委会　（按姓氏笔画排列）

丁晓原　李敬泽

陈　村　张清华

林建法　孟繁华

祝　勇　梅子涵

谢天振　韩忠良

本 卷 主 编　李敬泽

丛 书 策 划　韩忠良　臧永清　常　晶

序：向短篇小说致敬

李敬泽

短篇小说，它与印数无关，与版税无关，与声名和利益无关，它不能满足写作者的欲望和虚荣。

短篇小说这种文体保存着至关重要的价值和理想：它节俭，它反对铺张浪费大吃大喝；它的根本尺度是密度和质量，它屏弃数量和体积；当时间被想象为欢欣鼓舞奔腾向前时，它要让时间慢下来、停下来，直到某个瞬间、某个片断纤毫无遗地呈露其复杂的质地和结构。

2003年的潮水退去，人们正在沙滩上搜寻搁浅的鲸鱼或鲨鱼，他们筛选和保存大事，但此时，我将回忆那些“小事”，它们是小的、弱的、被湮没的，但它们“在”那里，如同被我遗失的私人物品——

在1月，一只“全球化”的足球飞临山村，激起喧哗的喜剧。李洱的《斯蒂芬又来了》分析“普遍真理”和“具体实际”之间的复杂经验，短篇小说的思想力量由咫尺而致千里。

“大卫来了”，朱文颖在《消失的东方快车》中使用了类似的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句式，顺着作家们的细小和声，我辨认出一种基本的生活景象：我们兴奋地等待着“天外来客”，全球化体验如同魔术一般袭扰我们的生活，“奇迹”经常发生的，但这种奇迹依赖于我们对自身与世界之间关系的幻觉。

同样在1月，李冯发表了他的一组短篇：《一千万和青岛海滨》、《拉萨的阳光和老冯》、《拯救逍遥老太婆》。我认为，文学界没能充分理解这三篇小说的意义，或者说，这组小说的复杂性、它们对现代生存的凶猛追问超出了我们贫乏、狭窄的理解疆域。时至今日，与空虚的欲望苦战的老冯和疯狂地沉溺于“意义”的老太婆仍然披头散发、狰厉突兀地逼视着我，他们极端地、毫不妥协地表达着我们的精神境遇。

但是，最终我选择了《一千万和青岛海滨》，这里多少有一点私人兴趣：我喜欢青岛那个城市，在李冯的描述中，它显得阴郁、遥远……

2月是阴郁、狂乱的夜晚，在粲然的《战线的夜晚》中，真正使我惊异的是夜色下都市的街道和楼群——一个人寻觅奔忙，这里有一种怪异的地图学趣味，好像她拿着一张错误百出的地图，徒劳地征战。

3月是人性的奇观：瘸腿的老人正在山坡上飞跑，像一只受伤的大鸟，像我们无法安顿、平衡的怜悯、诚实和善良。(铁凝：《逃跑》)；在叶弥的《猛虎》中，我看到令人惊骇的仇恨，在余华的《朋友》中，我看到友谊，无论友谊还是仇恨，这两个作者都回到了人的深奥的生物学基础：我总有一种感觉，《朋友》中相互争斗又相互舔舐的男人们如同森林中的两头兽。

在《戒指花》中，广大的冷漠和热闹覆盖了微小而真实的痛苦，我不太喜欢这小说中雕琢的诗化因素，但格非确实敏锐地揭开了丰盛的信息生活中的根本悖谬；而在王手的《西门之死》中，今日的西门先生模仿着已被遗忘的西门大官人，这种模仿因为无意识、因为不认真而显得滑稽，真正的绝望和放肆变成了卑

琐的蝇营狗苟，罪人西门根本不知自己冒犯了什么。

而在远方无边的群山之间，素朴的灵魂在红尘滚滚中得到了平静和安详，石舒清的《疙瘩山》和《西门之死》在两个完全相反的方向上探索生命之终极。

5月，酒席宴上，游子神伤，仅仅因为同乡断定他的乡音已被普通话暗自篡改，荆永鸣的《口音》从声音的角度表现了急剧的社会流动中的身份疑难。而在一间洗印店，两个阴暗、软弱的“神灵”正通过影像求证人的拯救和自欺，在戴来的《茄子》中，影像和声音是两个对称的元素，人能看见什么、人能说出和听见什么成为一个本质性问题。

我们什么也看不清，什么也不能说出，但是，在某个时刻，莫名的恐惧笼罩着我们：在公路边的小酒店，一个司机和一个乡村小姐对峙，在他们之间横亘着生硬而残酷的死亡（苏童：《垂杨柳》）。

于是，7月里，在发廊，一声断喝惊破了现象绵密、温暖的质地（王安忆：《发廊情话》）；在8月，“看客”们以无限的冷和无限的热使死亡变成盛大的狂欢（张万新：《别杀人》）；一条9月的蛇冷眼看着这不知畏惧的人世（刘庆邦：《害怕了吧》）；而11月，孙子终于把一口痰吐到了奶奶身上（卢金地：《斗地主》）……

——都是“小说”，是“纯属虚构”的小事，但是我认为，它们比“非典”或伊拉克战争更为真实、更为重要。在2003年，短篇小说的作者们证明，他们有能力在微小的尺度上透彻地表达我们的生存，他们是孤身夜行的狙击手，无依无傍，在茫茫黑暗中寻找目标，一击即中，混沌翻腾的复杂经验在一瞬间获得了简明精确的形式。

在这个意义上，短篇小说是中国文学的“先锋”，相对于中篇小说、长篇小说甚至诗，它具有更为执著的难度意识。以各种各样的托辞，中国文学的各种文类都在极力降低和取消难度，任

凭经验的洪流在我们眼前无遮无拦地漫溢，而在短篇小说中，那些最好的写作者坚定地保持着艺术自尊，艺术的全部乐趣、光荣和无用，就在于艺术比生活更纯粹、更本质，比生活更有形式感和想像力——

在艾伟的《小卖店》中，一个欢场女子和一个良家妇女结成了紧张的友谊，这是两种价值观的辩驳，是左手与右手的缠斗。在这场斗争中，我们震惊地发现，原来没有裁判者，没有至高的、决断的声音，在表面的区分和秩序之下，我们的内心的语言变乱混杂。

这种变乱和混杂在《我与王小菊》中化为一种自我疏离的物质化的语调：不在此也不在彼，不在身体也不在精神，绝对不是真话，也绝对不是假话，这种言说方式构成了和《小卖店》一样的微型“巴别塔”，它就在我们的内部，在我们的经验、思想和语言之中，醒目地呈现着我们漫无边际的飘荡和孤独。

——这就是“难度”，看清无以言喻的事物，然后把它说出。在2003年，年轻的小说家们以尚未磨蚀的激情、尚未昏花的眼睛和尚未松懈的技艺经受了“难度”的考验。如果让我选出这一年的小说新人，我将首先从短篇小说中寻找，他们是粲然、王小菊；是写出了《曲别针》和《草莓冰山》的张楚。

在《曲别针》里，一个男人在城市的雪夜中游荡，他既是商人又是艺术家，既是丈夫又是嫖客，既是慈爱的父亲又是残暴的凶手，他高贵而卑下，他在四分五裂的内在崩溃中挣扎。

这是复杂的，难以言喻，它带着血肉和呼吸扑向我们，让我们意识到在光滑而薄弱的表面下我们的内心生活多么不堪追问；这样的复杂由一个最简单的出发点获致，那就是毫不苟且地接近本质，张楚决不会告诉你爱是没有的、仁慈是没有的、欲望是没有的、罪是没有的，他坚定地认为这一切都在，它们不是来自外面，它们就在我们的内部，来自人之为人这个坚硬的事实。我们已经不习惯如此直接地面对这个事实，我们制造大批廉价的伪意

义和伪价值去偷换它或覆盖它，但张楚决心坚守在这里，从这里向生活提出自己的议程，展开他的观察、认识和想象。

而这也是魏微在《大老郑的女人》和《化妆》中所坚持的议程。这两篇小说均在2003年的最佳短篇之列，我从中选出了《化妆》——贫困、成功、金钱、欲望、爱情，一个短篇竟将所有这些主题浓缩为繁复、尖锐的戏剧，它是如此窄，又是如此宽、如此丰富。

短篇小说所隐含的价值观、它的艺术理想在魏微、张楚这里得到了全力以赴的张扬。而在2003年，严歌苓自觉地证明了短篇小说的独有力量，她写出了《穗子的故事》，这是经过整体规划的短篇小说集，其中的每个短篇各自独立又相互联系，最终形成了关于“文革”记忆、关于成长的复杂交响。她可以把它写成长篇，或者索性宣布它就是长篇，但她几乎是炫耀地确认，这是一部短篇小说集。

我喜欢这个构想和这个姿态，这种构想在西方文学中屡见不鲜，而在中国文学中少有应者，严歌苓的试验不仅表现出训练有素的文体意志，也是向伟大的短篇小说传统致敬，向一种认识世界和表达世界的独特方式致敬。

——从《穗子的故事》中，我选出了《角儿朱依锦》：在千里冰封的历史深处，一双童真的眼睛见证生命的大悲凉。

目录

001/序：向短篇小说致敬 李敬泽
001/斯蒂芬又来了 李 洱
016/一千万和青岛海滨 李 冯
030/消失的东方快车 朱文颖
041/战线的夜晚 粲 然
056/逃跑 铁 凝
069/西门之死 王 手
085/疙瘩山 石舒清
098/朋友 余 华
110/戒指花 格 非
123/猛虎 叶 弥
136/口音 荆永鸣
145/茄子 戴 来
160/垂杨柳 苏 童
173/发廊情话 王安忆
190/别杀人 张万新
201/曲别针 张 楚
219/化妆 魏 微
240/角儿朱依锦 严歌苓
253/害怕了吧 刘庆邦
265/斗地主 卢金地
276/我和王小菊 王小菊
294/小卖店 艾 伟

斯蒂芬又来了

李　洱

斯蒂芬又来了，当然是从北京来的。他是中英足球学校的教练，来白陀沟肯定是挑选队员的。月亮还没有升起来，这消息就传遍了白陀沟。白陀沟离济州市十五公里。位于白陀山大峡谷，共有三个村子，沿着沟底从里到外分别是张家沟、王家沟和李家沟。最先看到斯蒂芬的是张家沟的张六常。张六常是个劁猪的，每天带着一把劁猪刀，骑着一辆自行车走家串户。这一天他运气很好，仅在沟外辛庄村就劁了五头猪，超额完成了老婆下达的任务，就准备提前返回。路过枋口镇的时候，他照例又拐进了一家羊肉烧烤店。他要把那些猪睾丸和猪鞭卖给烧烤店的老板。枋口镇是山西运煤车辆的必经之地，司机们都喜欢吃这里的烤肉。烤肉中最贵的是羊鞭，其次是羊外腰。羊外腰就是羊的睾丸，俗称羊蛋。那些走南闯北的司机们可能知道，也可能不知道，他们吃的羊鞭和羊外腰大多是从猪身上摘下来的，只是涂了一层羊油而已。这天下午，张六常从侧门走进烧烤店的后院，老板娘这次没有再挑剔大小粗细，很爽快地塞给了他十块钱。当着他的面，她咬着猪鞭，猛一使劲，将包皮捋了下来。然后她一路小跑，到前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面去了。“瞧瞧，生意就这么好。”张六常说。再绕到烧烤店前面的时候，他就忍不住想看个究竟。烧烤店前面站了一堆人，站在后排的脚尖都踮了起来。“耍猴呢?”张六常想。他身上血不啦唧的，有一种职业性的血腥味，还有猪粪的味道。这给他提供了方便，使他可以轻易挤到前面去。他看见了斯蒂芬，来自英国的足球教练。与前年相比，他脑袋更光了，嘴唇上的胡子却更厚了，就像个鞋刷。一看见那个鞋刷，张六常就想起了李治平的前妻刘豆豆。刘豆豆是白陀沟最俊俏的女人，在深圳干过发廊小姐的。刘豆豆当年就给斯蒂芬梳过胡子，用的是牛角梳，梳过来梳过去。这会儿，他看见斯蒂芬一手拿羊排，一手比画，向一个姑娘比画。到了这个时候他这才明白，人们看的与其说是斯蒂芬，不如说是那个姑娘。那是个黑人姑娘，来到白陀山区的第一个黑人。她还朝人们笑了一下。有一个人说她的脸真黑啊，“比炭还黑”。另一个人随即补充道，可人家的牙白啊，“比雪都白”。

这天下午，张六常骑车的速度大概是平生最快的。他得赶在斯蒂芬到来之前回到白陀沟。以前，白陀沟的新闻大都是张六常提供的。张六常以前当过兵，在部队里喂猪。他那门剁猪手艺就是在部队里学的。他还学了一口普通话。因为在广州当的兵，他的普通话里就带着南方口音。他很为自己的南方口音自豪，说凤凰卫视的主持人就是这么说的。以前在别人眼里，他可既是剁猪能手，又是新闻播音员。每次向别人讲述新闻的时候，他的白陀沟方言就变成了普通话，过渡非常自然。可自从普及了电视，他的价值就失去了一半。有时候，他的普通话只能说给猪听了。他蹲在猪圈里，一边剁猪，一边和它对话：“上帝啊，您就那么疼吗？请您不要呻吟，已经进入倒计时了。我这样做是为了什么呢？为了您能长得胖胖的，长大以后好为人民服务。”而对那些不养猪的人来说，已经不是一半不一半的问题了，他这个人简直毫无意义。一个叫李跃进的就说过，白陀沟最没劲的就是张六常，整天和猪鸡巴打交道，摸着就不松手，非给人家割了不行。

这一天他路过李家沟的时候，就特意拐到了李跃进的门口。那里有生产队时期留下来的石磨，傍晚总会聚起一伙人。看见张六常过来，有几个姑娘家就端着碗走掉了。她们知道，村里的男人一见到张六常，就狗嘴里吐不出象牙了。果然，叫李铁锁的上来就说："张同志，哪头猪又得罪你了，你把人家给结扎了？"张六常把车靠到树上，掏出烟，借李铁锁的火点了，然后虎着脸，说："说正事。"他朝蹲在门槛上的李跃进看了一眼，抬高了声音，用普通话说："请不要低级趣味。我今天在饭店喝酒，你猜猜看我碰到谁了？我会给你三次机会。"李铁锁说："还能是谁，不是公猪就是母猪。"张六常不恼，反而递给李铁锁一根烟，弯了弯食指，让他凑近一点，说："我碰到老芬了。"李铁锁向后一仰，说："老芬？哪个老芬？"张六常就拍着李铁锁的肩膀，说："斯蒂芬嘛，就是那个老外嘛。你家臭椿也踢球是吧，你看，这件事一直保存在我的脑海里。临阵磨枪，不快也光。赶紧准备吧。这话我可就对你一个说。"李铁锁先是一愣，等明白了他的普通话，就连忙去推他的车子，连称呼都改了，都叫他"叔"了："叔，都到了家门口，能不回家坐坐。快到八月十五了，你侄媳妇买了二斤月饼，鸭蛋黄做的馅，正等着你尝尝呢。"张六常把车子夺过来，说："改天吧，喝完酒头晕，直想回家睡觉。"

"回家睡觉"当然是不可能的。拐过一条街，他就把这消息告诉了李二驴，二驴的儿子也踢球。然后，他又在王家沟待了半个钟头。当他骑车回到张家沟的时候，他的院子里已经人满为患了，都是支着耳朵来打听的。有两条狗趁主人说话的工夫交配上了，屁股对着屁股站在门后，差点把兴冲冲的张六常绊倒在地。张六常的媳妇端着一盆水朝狗夫妻泼了过去，它们只好互相牵扯着往门外移动。张六常坐下，看了看人，又看了看狗，然后又把目光放远，看了看他们放在桌子上的月饼。然后他说："烟。"有人赶紧递上了烟。"火。"有人赶紧把烟给他点上了。"水。"这次是他媳妇把水给他端来了。摆够了谱，他才开讲。这次他把斯蒂

芬见面的地点“安排”到了红军大酒店。那是枋口镇最好的酒店，是一个名叫张红军的劳改释放人员开的，据说里面阔得很，吃喝嫖赌一条龙。“吃、喝、嫖、赌”四个字是用朗诵诗般的口气讲出来的，有一种远在天边又近在眼前的味道。“吹吧，张宝国一会儿就来找你算账了。”张宝国是奶牛专业户。他真的喜欢牛，连儿子都起名叫张大牛。他用五头奶牛成立了一个公司，叫“太平洋奶牛公司”。真是说曹操，曹操到。转眼之间，张宝国就来了。“还有一个黑人，起初分不清男女，后来她起身上厕所，我见她走起路来一扭一扭的。嘿，原来是个女同志。”张宝国就说：“电视上说，有的外国女人很讲究，用牛奶洗澡。日他妈，只要她能替大牛说上话，不管她在白陀沟待多少天，我保证她天天用牛奶洗澡。”

播音也是很累人的。到睡觉的时候，张六常的嗓子已经变成了破锣。腿也疼，尤其是小腿肚，筋一跳一跳的。他顾不上洗脚，就钻进了被窝。媳妇说他脚上有猪粪，逼他洗脚，他都懒得搭理她。他说：“他们贡上来的月饼呢，再切一块，让我再尝尝。”他一小口一小口地吃着月饼，突然坐了起来。“上帝啊，我怎么把这事给忘了。”他突然想起来了，最应该知道此事的那个人，他还没有通知到。而他几乎可以保证，只要他不通知，就没有人会去通知。那个人就是李治平。他看过李治平的独生子李铁蛋踢球。踢得那叫好呀，球几乎是长在脚上的。他随即又想到，如果不出意外，斯蒂芬这次肯定会将铁蛋带走。或许过不了几年，铁蛋就会和王不举家的二狗一样，成为一名球星。二狗混得多好啊，户口改了，爹妈的户口也改了。连名字都改了，都不叫二狗了，改叫王狼了。王狼还到日本打过比赛，据说把一个日本鬼子的腿都铲断了，也算是为他爷报了仇。他爷当年逃跑的时候吃过日本人的枪子，屁股都歪了。王不举呢，也改成王连喜了，喜事一桩接一桩的意思。“我怎么把这事给忘了。”他一骨碌爬起来，在口袋里摸他的车钥匙。听见老婆在背后骂他，他都没有工

夫回嘴了。推车出门的时候，他犹豫了一下，用白陀口音嘀咕了一句："这事还真不好给李治平开口，这不是往人家伤口上撒盐吗？搞不好，还会吃他一棒呢。"他踩上了一泡狗屎，差点滑倒。一只洋铁盆被他踢出了很远，咣当咣当地响着，引起了阵阵狗叫。

最应该知道这个消息的，确实是李治平。早在前年，李治平的儿子铁蛋就被斯蒂芬看上了，也就是说，铁蛋早该是公家人了。其实，就在斯蒂芬来到白陀沟的这一天，李治平还想起了斯蒂芬。李治平是个石匠，錾碑的。这天中午，他从采石场买了一块做碑用的石料，雇了个毛驴车拉了回来。回村要经过白陀桥，那个白陀桥曾经是通往山西的必经之路，重要得很，"文革"时都是解放军把守的。守桥部队就驻扎在离桥一百米开外的地方，他们开山劈石，硬是在一片山坡上修建了一片营房和一个带铁丝网的操场。他们在那里练队列，射击，拳击沙袋，唱语录歌，看猪配种，也踢足球。白陀沟的人从此知道了，皮球不光可以用来投篮，还可以用脚来踢的。为了体现军民鱼水情，解放军叔叔就让当地的孩子充当球童。那批球童当中就有王二狗，也就是后来的王狼。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，白陀沟的足球传统就这样建立起来了。济州市举办足球比赛，总少不了白陀沟的人。这天中午，李治平路过白陀桥的时候，看着那个操场，就想起了斯蒂芬。

前年，斯蒂芬第一次来白陀沟，还带来了一批小队员，就住在当年的营房里。他们白天练球，傍晚爬山。李治平也去看他们踢球。有一天，村支书来找刘豆豆，说斯蒂芬先生想找人理发。李治平和老婆刘豆豆以前在深圳打工，都在发廊干过。李治平说："豆豆的手艺还是我教的呢，我去吧。"村支书吹了吹碑上的灰，坐下来，说："亏你说得出口，一个大老爷们儿去给别人理发。好好錾你的碑。"李治平说："那个老外不是秃子吗，有什么好理的。"村支书说："主要是给队员理。"斯蒂芬来这里挑队员

的消息，就是村支书透露出来的。村支书说："先交流一下感情。只要人家看中了，铁蛋就不用读书了，跟着队伍就上北京了。过几天，铁蛋就可以登上天安门照相了。"后来刘豆豆就去了。再后来，消息就传出来了，说刘豆豆都坐到斯蒂芬腿上了；为了铁蛋，刘豆豆已经豁出去了。李治平以为这个消息是张六常传出来的，有一天就扭住张六常，把铁錾架到他的脖子上，要让他说实话，扇耳光，学驴叫，就差没让他自刨了。张六常就说："我也是听别人说的。"李治平的铁錾就朝张六常的肉刺了一下。张六常说："我，我，我只看到豆豆给斯蒂芬梳胡子，这样梳一下，那样梳一下。"李治平咽了口唾沫，说："日你妈，理发就包括理胡子，有什么奇怪的。再胡说，小心你的口条。"李治平的猪娃本来要留给张六常刨的，这一下他不了，给别人刨了。

但是那天晚上，李治平还是没有放过刘豆豆。刘豆豆承认了梳胡子，但不承认坐在斯蒂芬腿上梳胡子。"日你妈，你在深圳的时候，不就坐在人家腿上梳过胡子吗？别人不知道我还能不知道。你就老老实实招了吧。"刘豆豆"咦"了一声，说："翻旧账是不是？当年你给一个小寡妇按摩，把人家的裤裆都按湿了，我说过你吗？要翻旧账，我可是两天两夜都算不完。"李治平软了，说那也是老板让干的。他仰面躺下，学着电影里的腔调，说："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。"刘豆豆说："所以说，你不要计较，千万不要计较，不就是给他梳了梳胡子吗，只要斯蒂芬能把铁蛋带走，梳梳胡子又有什么。好多人倒想给人家梳胡子，可人家还看不上呢。明天，你就等着看好戏吧。"刘豆豆说的"好戏"就是比赛。照她的说法，只要明天铁蛋能发挥出正常水平，铁蛋的铁饭碗就端定了。他们呢，也会像二狗的爹妈那样，整天搂着蜜罐子喝蜜了。

第二天铁蛋很争气。铁蛋的腿是铁腿，一伸腿就把别人撂倒了。铁蛋的头是铁头，他不是用头顶球，而是用头砸球。比赛虽然1:2输了，可第一个进球就是铁蛋砸进去的，翻译说那就叫

“头捶建功”。李治平当时就看出来了，斯蒂芬气坏了。把面前的暖水瓶都踢爆了，轰的一声。那声音很大，可还是没有铁蛋的头捶弄出的声音大。不是闷声闷气的“轰”，而是响亮的一声“砰”。可因为输了球铁蛋还是很生气。用杨树干支起来的球门的立柱，就是铁蛋踢断的。那天刘豆豆也到场了。刘豆豆赛后又去给斯蒂芬梳了胡子，据刘豆豆说，斯蒂芬只表扬了一个人，那个人就是“咱的铁蛋”。李治平顿时觉得自己就要赶上王二狗他们父子了。他自己的名字很好，由大乱达到大治，再达到平安富贵，不必改了。但儿子的名字得改一改。李铁蛋不好听，不像个有身份的人，就改叫李铁吧。当有人提醒他国家队里已经有了一个李铁的时候，他都瞪眼了：“都是铁蛋，为什么兴他叫李铁，不兴我们叫李铁？我说了就说了，就叫李铁了，怎么了？”

可后来斯蒂芬相中的，不是他的“李铁”，而是王连贵的儿子王天。王家沟的人都放出话了，还是姓王的牛逼，前有王狼，后有王天。难道姓王的就这么金贵？王八也姓王，可它不过是一只鳖。李治平想不通，铁蛋更想不通。铁蛋都不想上学了，饭也不吃了，一天下来铁蛋都变成软蛋了。连李铁锁都看不下去了。李铁锁原来也做着美梦，以为他的臭椿会被挑上呢。眼看着臭椿没有一点指望了，就对李治平说：“说句公道话，就算我不姓李，我也得承认，真的该是铁蛋啊。”据李铁锁揣摩，选中王天，是因为铁蛋进的那个球是王天传的。“王天传的？他为啥要传？明摆着的嘛，他自己踢不进嘛。我就不信，他自己能踢进，却非要传给铁蛋。他是活雷锋吗？不是嘛。王连贵是什么东西，当年还偷过生产队的大粪呢。他能日出来一个活雷锋？打死我都不信。”李铁锁就说，有人说了，那个球踢不进比踢进还难，铁蛋也只是瞎猫逮住了一个死老鼠。李治平忽地站了起来。“铁锁，你也是几十岁的人了，瞎猫逮住死老鼠的好事你见过吗？这人的舌头该割了。”李铁锁跟着说“该割”，然后又对李治平说：“你的心思我可以理解。下了这么大功夫，事情没有办成嘛。这事自古就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